



# 大会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4 June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七十六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65

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21 年实质性会议

议程项目 16

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的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 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的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秘书长的说明\*\*

### 摘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题为“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的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第 2021/4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通过经社理事会，就该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提交报告。大会在题为“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第 75/236 号决议中，还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提交报告。本报告由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编写，按照这些决议提交。

本报告概述以色列执意推行的做法和政策，特别是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并且影响在其军事占领下生活的民众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做法和政策。

\* A/76/50。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纳入最新信息。



西亚经社会感谢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所作的贡献。

## 一. 引言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21/4 号决议就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表示关切。大会第 75/236 号决议要求占领国以色列停止开采、破坏、损耗或用尽和危害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自然资源。

2. 本报告介绍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期间这方面的相关事态发展。

## 二.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做法

3. 本报告所述期间的特点是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和为抗击疫情所作的努力。在此期间，以色列继续推行一系列政策和做法，例如扩建定居点、拆除巴勒斯坦人的建筑物和住所、关闭、限制出入和行动，加上长期占领的其他方面，对巴勒斯坦人及其行使基本人权的能力产生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sup>1</sup>

4. 如以往报告所述，以色列在 C 区(占西岸的 60%)和东耶路撒冷的分区和规划政策具有歧视性，被认为不符合国际法的要求。由于政策上几乎只将土地分配给以色列定居点或军方并促进以色列定居点增长，巴勒斯坦人几乎不可能获得建筑许可证。2010 年代，巴勒斯坦人在 C 区申请建筑许可证平均获准率为 3%至 4%。因此，许多巴勒斯坦人被迫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建房，面临被驱逐、被拆房和流离失所的风险。<sup>2</sup>

5. 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继续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法律制度的双重复杂管辖。在西岸，以色列国内法域外适用于以色列定居者，而巴勒斯坦人除了受巴勒斯坦法律制度管辖之外还受以色列军法管辖。因此，与以色列嫌疑人和被告相比，对巴勒斯坦嫌疑人和被告适用的人权标准较低。在同一地区仅凭国籍或原籍适用两种不同法律制度，这种做法本质上具有歧视性，违反了法律面前平等原则，而这一原则是公平审判权的核心。在西岸，对定居者适用以色列国内法而对巴勒斯坦人适用以色列军法，这种做法令人关切，因为占领国有义务尊重所占领土的现行法律，除非完全无法这样做。<sup>3</sup>

<sup>1</sup> A/75/84-E/2020/61，第 152 段。

<sup>2</sup> 见 A/75/86-E/2020/62，第 2 段；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1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20 年)，第 39 页。

<sup>3</sup> 见 A/75/86-E/2020/62，第 5 段；A/71/86-E/2016/13，第 7 段；A/72/90-E/2017/71，第 4 段；A/73/87-E/2018/69，第 3 段；另见 A/HRC/43/67，第 29 段。

6.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对“构成种族隔离的政策和做法的后果”表示关切。<sup>4</sup> 在这方面，委员会指出了两个不同的法律制度以及道路和基础设施使用机会不平等或获得基本服务、土地和水资源机会不平等的问题。委员会还指出了几项歧视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的法律，这些法律造成了巴勒斯坦人在公民地位、法律保护、获得社会和经济利益的机会或土地和财产权方面的差别。<sup>5</sup>

### 暴力和使用武力

7. 作为占领国，以色列有义务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措施，尽可能恢复和确保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公共秩序和生活，并始终保护巴勒斯坦人免遭一切暴力行为之害。<sup>6</sup>

8. 以色列安全部队和军队持续实行的措施和做法引起人们对过度使用武力的严重关切，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构成任意剥夺生命，包括法外处决。<sup>7</sup>

9. 特别令人严重关切的是，以色列安全部队一再对靠近定居点的学校内部及附近的儿童使用人群控制措施。有记录的案件反映了无端使用武力和侵犯巴勒斯坦儿童身心健康权的情况。<sup>8</sup>

1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军队和安全部队打死了 21 名巴勒斯坦人，包括 6 名男童，另打伤 1 662 名巴勒斯坦人，包括 185 名儿童(7 名女童、178 名男童)和 21 名妇女。<sup>9</sup>

11. 对以色列安全部队过度使用武力和其他侵害行为缺乏问责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sup>10</sup> 以色列非政府组织 Yesh Din 得出结论认为，交战规则允许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加上执法系统不允许进行真正有效的调查，导致许多人丧生。<sup>11</sup>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表示严重关切普遍存在的有罪不罚状况，特别是在指控以色列安全部队在西岸和加沙过度使用武力的案件中。<sup>12</sup>

---

<sup>4</sup> CERD/C/ISR/CO/17-19, 第 22 段。

<sup>5</sup> 同上, 第 13 段。

<sup>6</sup> A/74/357, 第 26 段。

<sup>7</sup> A/75/336, 第 4 段。

<sup>8</sup> A/74/357, 第 68 段。

<sup>9</sup> 联合国,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 伤亡数据库。可查阅: [www.ochaopt.org/data/casualties](http://www.ochaopt.org/data/casualties) (2021 年 3 月 31 日访问)。

<sup>10</sup> A/75/336, 第 4-9 段。

<sup>11</sup> Yesh Din, “Killing time: the slow processing of complaints regarding Gaza Great March of Return casualties and the use of the fact-finding assessment mechanism to thwart prosecution of soldiers”, 22 November 2020.

<sup>12</sup> A/75/199, 第 22 段。

12. 2021 年 3 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确认其办公室已启动对巴勒斯坦情势的调查。该调查将涉及法院管辖范围内自 2014 年 6 月 13 日(即向检察官办公室提交情势时提及的日期)以来据指控犯下的罪行。<sup>13</sup>

### 拘留和虐待

13. 以色列持续使用行政拘留的时间过长，这助长了任意拘留巴勒斯坦人的做法。禁止酷刑委员会表示关切，认为行政拘留不符合《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6 条，因为除其他原因外，使用行政拘留“时间过长”。因此，行政拘留剥夺了被拘留者的基本保障，包括质疑作为拘留依据的证据的权利。<sup>14</sup> 以色列行政拘留记者和人权维护者以及儿童的做法仍在继续。以色列当局在耶路撒冷加紧逮捕和拘留巴勒斯坦政治人士。<sup>15</sup>

14.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有 4 450 名巴勒斯坦人作为“安全罪行囚犯”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其中包括 140 名儿童、37 名妇女和 10 名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有 376 名巴勒斯坦人被行政拘留，其中包括 2 名儿童。<sup>16</sup> 以色列监狱管理局已停止每月公布巴勒斯坦“因安全罪行被拘留者”综合和分类数字，这些数字以前是应以色列非政府组织的信息自由要求而公布的。<sup>17</sup>

15. 以色列当局继续将大多数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关押在以色列境内，这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这对被拘留者接待居住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探视者和家人的权利产生了不利影响。<sup>18</sup> 截至 2020 年 9 月，近三分之二的被拘留儿童已从西岸转移，被关押在以色列境内的设施中。<sup>19</sup>

16. 据报告，巴勒斯坦人在拘留期间受到系统性的虐待。据报告，国内安全局根据检察长先前批准并得到高等法院支持的内部准则，使用了“特殊审讯方法”。在许多情况下，被拘留者被单独监禁，不允许会见律师。巴勒斯坦囚犯委员会和巴勒斯坦囚犯俱乐部对以色列当局的医疗疏忽表示关切，并报告说，以色列监狱管理局实施单独监禁措施，以压制绝食抗议拘留的被拘留者。<sup>20</sup> 据报告，巴勒斯

<sup>13</sup> 国际刑事法院，*Prosecution Request Pursuant to Article 19(3) for a Ruling on the Court's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n Palestine*，案卷号 ICC-01/18-12，2020 年 1 月 22 日；法图·本苏达，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有关巴勒斯坦情势调查的声明，2021 年 3 月 3 日。

<sup>14</sup> CAT/C/ISR/CO/4，第 17 段；CAT/C/ISR/CO/5，第 22 和 23 段。

<sup>15</sup> A/75/336，第 48 段。

<sup>16</sup> Addameer，统计数据库，可查阅 [www.addameer.org/Statistics](http://www.addameer.org/Statistics)；B'Tselem，行政拘留统计数据库。可查阅 [www.btselem.org/administrative\\_detention/statistics](http://www.btselem.org/administrative_detention/statistics) (2021 年 4 月 1 日访问)。

<sup>17</sup>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的资料。

<sup>18</sup> A/75/336，第 10 段。

<sup>19</sup>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金)提供的资料中引用以色列监狱管理局数据。

<sup>20</sup> A/75/336，第 12-14 段。

坦女性被拘留者遭到侵犯性搜身、殴打、侮辱、威胁和性骚扰，有时是作为惩罚性措施。<sup>21</sup>

17. 据报告，以色列当局逮捕和拘留了包括妇女在内的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家人，作为一种压制或惩罚措施。<sup>22</sup>

18. 81 名被以色列拘留儿童的证词还表明了虐待被拘留儿童的模式，<sup>23</sup> 其中包括殴打和严苛的纪律措施，包括单独监禁以及当儿童对被转移表示抗议时剥夺其家人探视机会。<sup>24</sup>

19. 据报告，以色列监狱中拘留儿童的条件不适当，包括无法获得适当的食物、卫生和通风，以及暴露在寒冷的天气和潮湿的环境中。据报告，提出投诉的人面临监狱管理部门的严厉回应，包括夜间突查牢房、殴打、施加压力姿势、单独监禁和长时间不允许家人探视。<sup>25</sup>

20. 对被拘留儿童使用的审讯手段常常具有精神和身体上的胁迫性，包括恐吓、威胁、言语虐待和身体暴力，目的是获取供词。此外，据记录，以色列当局试图在审讯期间招募巴勒斯坦儿童作为线人。<sup>26</sup>

21. 自 2001 年以来，向以色列司法部提交的约 1 300 项涉及以色列安全局酷刑行为的投诉中，只有 1 项得到刑事调查，调查后没有起诉。<sup>27</sup>

#### 毁坏和没收财产和基础设施

22. 以色列拆除建筑物和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离，造成大量侵犯人权事件，加剧了胁迫性环境，并令人担忧强行迁移的风险。<sup>28</sup> 广泛破坏财产以及强行迁移受保护人员被认为严重违反《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可能构成战争罪。<sup>29</sup> 此外，依据《业主不在财产法》和《法律和行政事项法》进行没收完全是基于业主的国籍或籍贯，这种做法本质上具有歧视性。<sup>30</sup>

<sup>21</sup> A/75/199，第 51 段。

<sup>22</sup> A/75/336，第 19 段。

<sup>23</sup> 同上，第 20 段。

<sup>24</sup> 儿基会提供的资料。

<sup>25</sup> 儿基会提供的资料；A/75/336，第 20 和 21 段。

<sup>26</sup> Defence for Children International Palestine, *Isolated and Alone: Palestinian Children Held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by Israeli Authorities for Interrogation* (2020), p. 12.

<sup>27</sup> Public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in Israel, *Torture in Israel 2020: Situation Report*, p.1. 可查阅：<https://stoptorture.org.il/wp-content/uploads/2021/06/%D7%90%D7%A0%D7%92%D7%9C%D7%99%D7%AA.pdf>。

<sup>28</sup> A/75/376，第 34 段。

<sup>29</sup>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五十三和一四七条。另见 A/73/410。

<sup>30</sup> A/75/376，第 54 段。

23. 2020 年是以色列当局近年来拆除建筑物数量和造成流离失所人数最多的一年。<sup>31</sup> 在这方面，以色列所述主要原因是没有建筑许可证，而巴勒斯坦人几乎不可能获得建筑许可证，因为以色列当局继续命令暂停核准西岸 C 区巴勒斯坦社区编制和提交的总计划。<sup>32</sup>

24. 仅在 2021 年头两个月，以色列当局就拆除或没收了至少 227 座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建筑物，其中包括 93 座由捐助方资助的建筑物。与 2020 年同期相比，成为目标的建筑物增加了近 185%，成为目标的捐助方资助建筑物增加了近 450%。<sup>33</sup>

25. 近年来，C 区因无建筑许可证而成为目标的建筑物持续增加。在所有成为目标(拆除和没收)的建筑物中，被没收的建筑物占比从 2016 年的 8% 上升到 2020 年的 30%。<sup>34</sup> 2021 年头两个月，这一比例增至 59.5%。<sup>35</sup>

26. 自 2009 年以来，以色列当局拆除了 1 343 座由捐助方资助的建筑物。<sup>36</sup> 自 2016 年以来，国际捐助方要求以色列当局将没收的 210 多座人道主义援助建筑物归还巴勒斯坦受益者。迄今这些建筑物无一归还。<sup>37</sup>

2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当局拆除了 1 015 座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建筑物，包括 223 座住所，<sup>38</sup> 以及 233 座巴勒斯坦难民拥有的建筑物。2020 年斋月期间拆房数量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两倍多。<sup>39</sup>

28. 东耶路撒冷拆房情况可以结合 E1 区定居点扩大这一背景来看，该定居点项目一旦完成，将切断与西岸的地理毗连性，将西岸分割成两个互不相连的飞地。<sup>40</sup> 以色列当局已宣布或推进在拆房率一直居高的地区，特别是在东耶路撒冷和伯利恒扩大东耶路撒冷环线定居点。<sup>41</sup>

---

<sup>31</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在日益剥夺司法权之际，拆房和没收达到顶峰”，《人道主义公报》，2020 年 10 月-12 月。

<sup>32</sup>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提供的资料。

<sup>33</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Humsa-Al Bqai'a”，《闪速更新》，第 5 号，2021 年 2 月 25 日。

<sup>34</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拆房和没收达到顶峰”。

<sup>35</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2019 冠状病毒病紧急状况报告，第 28 号”，2021 年 2 月。

<sup>36</sup> Palestinian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confiscation of land is the reason for Land Day”, 30 March 2021.

<sup>37</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拆房和没收达到顶峰”。

<sup>38</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西岸拆房和流离失所数据库。可查阅：[www.ochaopt.org/data/demolition](http://www.ochaopt.org/data/demolition) (2021 年 3 月 31 日访问)。

<sup>39</sup> [A/75/376](#)，第 35 段。

<sup>40</sup> [A/75/199](#)，第 27 段。

<sup>41</sup> [A/75/376](#)，第 47 段。

29. 在拆房数量迅速增加的同时，还越来越多地使用立法和各种措施限制巴勒斯坦人的能力，使他们难以向以色列法院质疑这些针对他们家园和生计来源的做法，包括允许在 C 区加快拆除和没收房屋的军事命令。<sup>42</sup>

30. 对东耶路撒冷的未经授权建筑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性措施，导致更多房屋被自行拆除。除了可能高达 30 万新以色列谢克尔的罚款外，如果违章建筑的拆除是由市政府执行的，该建筑的房主还可能每多用一天该建筑都被额外罚款，而且要承担拆房本身的费用。2020 年自行拆房比例达到 47%，高于 2016 年至 2019 年平均 21% 的比例。<sup>43</sup> 在东耶路撒冷，除了住在面临拆除风险的住所中的家庭，还有大约 218 个巴勒斯坦住户面临被驱逐的风险，基本上是因主要由以色列定居者组织提起的诉讼案件所致。<sup>44</sup>

31. 以色列当局继续以涉嫌袭击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人的亲属为目标。以色列当局还继续惩罚性地拆除涉嫌杀害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人的家庭住所，其规模可能构成集体惩罚。<sup>45</sup>

32. 2014 年 7 月至 2020 年 5 月期间，至少有 68 座巴勒斯坦人住所被拆除或查封，而高等法院只撤销了 8 项命令。惩罚性拆房从未用来对付那些犯下与巴勒斯坦人因之被拆房的类似的“民族主义”罪行的以色列犹太平民。<sup>46</sup>

#### 以色列定居点活动和定居者暴力行为

33. 大会在第 75/236 号决议中强调指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在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建造隔离墙和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安全理事会第 2334(2016)号决议等其他决议也确认了这一点。安理会在该决议中重申，以色列在 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设立定居点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该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严重阻碍实现持久和全面的和平。

34.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建立和扩大定居点，相当于以色列将本国平民迁移至其占领的领土，这是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禁止的行为。

35. 到 2020 年底，有 630 000 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居住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约 250 个定居点和前沿定居点，这些定居点和前沿定居点直接控制了西岸约 10% 的地区。<sup>47</sup>

---

<sup>42</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1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26 页。

<sup>43</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拆房和没收达到顶峰”。

<sup>44</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1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39 页；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巴勒斯坦家庭被赶出东耶路撒冷家园”，《人道主义公报》，2020 年 10 月-12 月。

<sup>45</sup> A/75/336，第 33 段。

<sup>46</sup> A/HRC/44/60，第 50 和 51 段。

<sup>47</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1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17 页。



36. 目前正在进行的定居点扩建项目可能进一步侵占巴勒斯坦土地，加剧割裂，并加剧流离失所风险。<sup>48</sup> 如果 E1 定居点项目向东耶路撒冷以东推进，将加剧位于该地区的 18 个巴勒斯坦贝都因人社区所处的胁迫性环境，<sup>49</sup> 进一步将东耶路撒冷与西岸其余地区分离，实际上把西岸分割成两个互不相连的飞地。<sup>50</sup>

37. 以色列当局继续鼓励以色列人迁往定居点，并在定居点及其周围发展金融企业。为此通过官方和非官方渠道向定居者和定居点提供福利和奖励，包括住房福利、重大税收优惠、优惠土地费和工业区就业补贴。这些措施推动了当地定居者和工厂数量的持续增长。以色列还鼓励以色列人建立新的前沿定居点，这些前沿定居点作为农场运营，以便能够广泛接管巴勒斯坦人的耕地和牧场。过去十年来，已经建立了 40 个这样的农场，有效接管了数万德南土地。<sup>51</sup>

38. 据以色列非政府组织“立刻实现和平”运动称，2020 年期间，四个前沿定居点以追溯方式得以正规化，耶路撒冷以东的另外三个前沿定居点也同样得以正规化。<sup>52</sup> 应该指出的是，2007 至 2017 年期间，平均每年新建 1.7 个前沿定居点。<sup>53</sup>

#### 定居者暴力行为

3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定居者暴力伤害巴勒斯坦人和损坏其财产的情况仍然频繁发生，有 2 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定居者杀害，138 人受伤。<sup>54</sup>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记录了至少 960 起涉及以色列定居者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有 10 000 多棵生产性树木被毁。<sup>55</sup>

40. 尽管以色列当局近年来作出了努力，但对定居者暴力伤害巴勒斯坦人行为的追责仍然是一个未决问题。<sup>56</sup> 由此导致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法律体系不信任，而且担心遭到报复，所以提交的投诉减少了。<sup>57</sup>

41. 定居者暴力行为对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和建立前沿定居点起到了协助作用，许多前沿定居点后来根据以色列立法得以“合法化”(正规化)。<sup>58</sup> 一再发生而且明显有组织的定居者暴力行为，加上其他胁迫因素，迫使一些地区的巴勒斯坦家庭

<sup>48</sup> 同上，第 26 页。

<sup>49</sup> 同上，第 17 页。

<sup>50</sup> A/75/199，第 16 和 27 段。

<sup>51</sup> Eyal Hareuveni and Dror Etkes, *This Is Ours: And This, Too – Israel's Settlement Policy in the West Bank* (B'Tselem and Kerem Navot, 2021).

<sup>52</sup> A/75/376，第 16 段。

<sup>53</sup> 同上，第 10 段。

<sup>54</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伤亡数据库。可查阅：[www.ochaopt.org/data/casualties](http://www.ochaopt.org/data/casualties) (2021 年 5 月 15 日访问)。

<sup>55</sup> 近东救济工程处西岸保护和中立部。

<sup>56</sup> A/75/376，第 63 段。

<sup>57</sup> 同上，第 33 段。

<sup>58</sup> A/HRC/43/67，第 10 和 15 段。

背井离乡。<sup>59</sup> 最突出的是，这类暴力包括向巴勒斯坦人开枪、焚烧和拔除树木以及人身伤害。<sup>60</sup>

42. 在报告的一些事件中，定居者在攻击时向巴勒斯坦人吐痰，使他们害怕接触 COVID-19，促使受害者采取检疫或自我隔离。在多处事件中，定居者趁巴勒斯坦人因紧急状态而行动受限之机，似乎试图侵占巴勒斯坦土地。<sup>61</sup>

43. 在多个场合，以色列安全部队没有阻止这类攻击，而是陪同和保护定居者，甚至在疫情期间对所有人适用行动限制的情况下也是如此。<sup>62</sup> 定居者试图进入和/或袭击巴勒斯坦社区，继续导致以色列安全部队与巴勒斯坦人的摩擦。以色列安全部队在这些摩擦中打死了 1 名巴勒斯坦人，打伤 230 人。定居者还在以色列安全部队对他们采取执法措施后袭击巴勒斯坦人及其财产，留下的信息表明这些袭击是报复行为。<sup>63</sup>

#### 胁迫性环境与人口流离失所

44. 仍然令人关切的是，以色列在 C 区、东耶路撒冷和希伯伦市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造成了胁迫性环境，这些政策和做法例如：拆除住所和学校并摧毁生计，或者威胁这样做；不允许使用服务基础设施；限制进入耕地和牧场；定居者暴力行为及对定居者暴力行为执法不力；取消居住权等等。这些政策和做法造成了一种胁迫性环境，<sup>64</sup> 可能迫使巴勒斯坦人离开居住地。

45. 除非得到搬迁者自由和知情的同意，否则这种政策导致的非自愿流离失所和迁往其他居住区可能构成强行迁移，这违反了以色列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应承担的义务。强行迁移严重违反《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构成战争罪。

46. 迫迁和拆房是营造胁迫性环境的关键因素，增加了强行迁移的风险。在东耶路撒冷利用合法手段转移财产也为以色列人口迁往被占领土提供了便利。<sup>65</sup>

4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拆除和没收建筑物导致 1 255 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妇女(296 人)和儿童(666 人，包括 305 名女童)。拆房还对另外 6 055 名巴勒斯坦人产生了不利影响。<sup>66</sup>

<sup>59</sup> A/75/376，第 18 和 23 段。

<sup>60</sup> A/75/199，第 23 段。

<sup>61</sup> A/75/376，第 24 段。

<sup>62</sup> A/75/199，第 13 段。

<sup>63</sup> A/75/376，第 17-22 段。

<sup>64</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1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16 页。

<sup>65</sup> A/75/376，第 64 段。

<sup>66</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西岸拆房和流离失所数据库。可查阅：[www.ochaopt.org/data/demolition](http://www.ochaopt.org/data/demolition) (2021 年 3 月 31 日访问)。

48. 以色列政府公开表示打算迁走居住在 C 区的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这仍然是一个令人关切的主要问题，而且助长了胁迫性环境。东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约有 18 个社区尤其面临迫迁的风险。<sup>67</sup>

49. 以色列继续利用对人员流动的控制来维持加沙与西岸之间的隔离。这一政策实际上阻止了大多数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进入西岸，给家庭造成了严重后果，因为大约三分之一的加沙居民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有亲属，而探亲不是获准离开加沙的可接受标准。<sup>68</sup> 估计约有 210 万巴勒斯坦人受到与流离失所和缺乏保护有关的各种问题的影响。<sup>69</sup>

50. 这项政策的实施也增加了西岸居民迁往加沙的压力。因家庭原因请求临时迁往加沙的西岸居民则被要求放弃返回西岸的权利。不允许住在加沙的西岸居民返回西岸住所可能构成强行迁移这些居民。<sup>70</sup>

51. 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经常面临被以色列安全部队任意入侵住所和可能因此受到伤害的风险。入侵住所构成剥夺个人、家庭和社区自有住所的基本安全。根据西岸的军事法，入侵私人领地无需司法授权证。在 Yesh Din 记录的所有入侵事件中，88% 发生在午夜至凌晨 5 点之间。<sup>71</sup>

52. 另外还令人关切的是，以色列安全部队占领希伯伦巴勒斯坦人私家住所的屋顶，迫使住户留出前门让士兵进入。<sup>72</sup>

53. 胁迫性环境的另一个主要致因是 C 区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生活条件逐步恶化。剥夺社区的基本服务或生计来源是用来加剧具体地区胁迫性环境的另一种工具。频繁和长期的安全行动在东耶路撒冷 Isawiyah 居民区的全体居民中造成了这种恶化。以色列行动的反复发生、规模和方式令人担忧，这些行动可能构成对居民的一种集体惩罚。<sup>73</sup>

54. 巴勒斯坦人游牧社区 Humsa Al Bqai'a 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该社区地处约旦河谷北部的 C 区，大部分位于以色列军事训练的指定“射击区”内，那里禁止巴勒斯坦人居住或进入。指定的射击区覆盖了 C 区近 30% 的范围，而此地是 38 个巴勒斯坦贝都因人和游牧社区 6 200 人口的家园。2021 年 2 月 22 日，以色列当局没收了 18 座人居和动物住所、食品包裹、尚未组装的建筑物和所有水箱。

<sup>67</sup> A/75/376，第 39 段。另见：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保护平民：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20 年 1 月 7 日至 20 日；Marya Farah, *Occupying Jerusalem's Old City: Israeli Policies of Isolation, Intimid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Ramallah, Al-Haq, 2019)。

<sup>68</sup> A/75/336，第 27 段。

<sup>69</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1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19 页。

<sup>70</sup> A/75/336，第 28 段。

<sup>71</sup> Miryam Wijler and others, *A Life Exposed: Military Invasions of Palestinian Homes in the West Bank* (Yesh Din and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 Israel and Breaking the Silence, 2020), p. 17.

<sup>72</sup>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for 2020* (2021), p. 88.

<sup>73</sup> A/75/336，第 32 段。

大多数建筑物是在 2021 年 2 月 3 日和 8 日的事件后作为人道主义救助提供的，这两次事件中有 37 座建筑物被拆除或没收。10 户家庭的 60 多人(包括 36 名儿童)再次流离失所，并面临更大的强行迁移风险。<sup>74</sup> 该社区第一次遭到拆房是在 2020 年 11 月，当时拆除了 76 座建筑物，超过了过去十年中任何一次拆除的数量。<sup>75</sup>

55. 贝都因人社区是经济上最脆弱的社区之一。一再摧毁和没收他们的住所和财产，包括人道主义界提供的建筑物和其他形式的援助，正在造成毁灭性的经济、社会影响和创伤性影响。<sup>76</sup> 最近的一项评估发现，C 区巴勒斯坦贝都因人和游牧社区至少有 3 200 所住房不合标准，需要紧急修复，其中包括帐篷、金属棚屋和洞穴。<sup>77</sup>

56. 估计有 11 000 名持有西岸身份证的巴勒斯坦人被困在“接合区”。这些社区大多缺乏卫生保健中心、学校和商店，居民必须通过检查站才能到达工作场所和基本教育和医疗服务地点以及维持在西岸其他地区的家庭和社会关系。<sup>78</sup>

57. 在加沙，截至 2020 年 4 月，大约 350 个家庭尚未开始重建被摧毁的住房。由于资金缺口，近东救济工程处无法恢复向有需要的人支付过渡住房现金援助，<sup>79</sup> 因该方案于 2018 年 6 月暂停。

58. 2020 年的一项评估发现，加沙各地现有的 28 500 个住房单元不合标准，不符合人均居住空间、天气保护、卫生设施和隐私等最低要求。其中 7 000 个单元被评估为无法修复，需要完全重建，另外 21 500 个单元需要不同程度的修复。此外，据估计，加沙约有 9 500 个租房居住的家庭因无力支付房租而面临被逐出的风险。由于失业、贫困和 COVID-19 的蔓延，这一数字预计在未来一年还会升高。<sup>80</sup>

#### 行动限制和出入限制

59. 以色列当局继续限制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主要是用许可证制度管制加沙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之间以及与国外之间的通行。<sup>81</sup> 由于行动自由是行使其他人权如家庭、健康和教育权利的先决条件，以色列当局实施的封锁和相关做法，特别是行动限制，对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尤其是对家庭

<sup>74</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Humasa-Al Bqai'a”。

<sup>75</sup> 联合国，“西岸遭遇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拆房，数十人流离失所，联合国救济办公室报告”，2020 年 11 月 5 日。

<sup>76</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Humasa-Al Bqai'a”。

<sup>77</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1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39-40 页。

<sup>78</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在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发表 16 年后，仍有大约 11 000 名巴勒斯坦人被隔离墙隔绝于世”，《人道主义公报》，2020 年 8 月-9 月。

<sup>79</sup> 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的资料。

<sup>80</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1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39 页。

<sup>81</sup> A/75/336，第 36-38 段。

产生了摧毁性的影响，而且对妇女和女童产生复杂的影响。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以色列继续对患者、陪同人员和卫生工作者实行许可证制度，规定哪些类别人员有资格申请以色列签发的旅行许可证。<sup>82</sup>

#### 对加沙的封锁

60. 哈马斯接管加沙后，自 2007 年 6 月以来加沙遭到封锁，影响了货物和人员的流动，继续损害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并继续影响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封锁可能构成国际法所禁止的集体惩罚。这种封锁仍然是抗击 COVID-19 疫情工作面临的主要障碍。

61. 对加沙的封锁继续严重限制人员和货物进出加沙，影响了巴勒斯坦人权利的各个方面，包括行动自由、生命权、健康权、适当生活水准权和食物权。<sup>83</sup>

62. 以色列当局继续采取加剧平民痛苦的措施，包括不时缩小或完全关闭捕鱼区和关闭过境点，严重限制了人员、燃料、天然气和其他必需品进出加沙。<sup>84</sup>

63. 针对敌对行动的升级，以色列当局缩小了允许捕鱼区，并停止允许包括燃料在内的大多数货物进入加沙，导致加沙发电厂关闭，引发了每天长达 20 小时的停电。<sup>85</sup> 以色列官员多次明确表示，源自加沙的暴力是实施这类措施的原因。由于这些措施对没有实施所述暴力行为的人造成了惩罚性影响，而且对全体加沙居民造成严重的人权影响，因此可能构成集体惩罚。<sup>86</sup>

64. 长期封锁和随之而来的严重限制，实际上消除了加沙的出口部门。2020 年，加沙的出口量与 2019 年相比略有增加，但仍然仅为实施封锁前 2007 年上半年出口量的四分之一。出口部门还受到无法获得原材料、农业投入和技术、电力短缺以及不确定性等方面制约。据保守估计，由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靠近大型区域市场，如果没有以色列的限制，巴勒斯坦的出口可能是目前水平的两倍。<sup>87</sup>

65. 在加沙海岸，以色列海军继续单方面实施准入限制，在进行逮捕和没收行动时，用实弹、橡皮子弹和高压水枪对付加沙渔民，这些行动常常发生在允许捕鱼区内。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监测的几个案件中，在逮捕行动中，渔民遭到过度武力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例如被戴上手铐、蒙上眼睛、被迫脱下衣服和跳入水中。<sup>88</sup>

---

<sup>82</sup>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提供的资料。

<sup>83</sup> A/75/199，第 31 段。

<sup>84</sup> A/75/336，第 24 段。

<sup>85</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加沙地带：快照”，2020 年 8 月。

<sup>86</sup> A/75/336，第 25 和 26 段。

<sup>87</sup>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提供的资料；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加沙过境点：人员和货物流动数据库。可查阅：[www.ochaopt.org/data/crossings](http://www.ochaopt.org/data/crossings)。

<sup>88</sup> A/75/336，第 38 段。

66. 以色列还单方面宣布在加沙境内沿周边围栏设立禁区。虽然以色列已正式将距离围栏 200 米以内指定为重型机械“禁入”区，但大多数巴勒斯坦农民报告说，实际上，距离围栏 300 米以内是“禁入”区，1 000 米以内被指定为“高风险”区。

#### 西岸的行动限制

67. 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受到由检查站、许可证、军事路障、定居点、绕行道路系统、平行法律制度和西岸隔离墙等组成的复杂系统的限制。这些措施扰乱了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影响到一系列权利，诸如接受教育和获得医疗保健的权利、工作权以及享有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sup>89</sup>

68. 在西岸，以色列当局使用 590 多个永久性固定障碍物，如检查站、土丘和公路门，并经常使用飞行检查站或临时检查站，以管理或阻挠巴勒斯坦人的行动。目前的各种限制在希伯伦和受隔离墙影响的地区仍然特别扰民。<sup>90</sup>

69. 到 2020 年底，西岸被以色列定居点地区理事会控制的面积(包括为扩大这些定居点而分配的封闭区)约为 542 平方公里，约占西岸总面积的 10%。没收用作军事基地和军事训练地点的地区约占西岸面积的 18%。所有这些地区都禁止巴勒斯坦人进入。<sup>91</sup>

70. 隔离墙是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境内通行的主要障碍，国际法院认为隔离墙是非法的，该墙 85% 位于被占领土内，<sup>92</sup> 隔断了西岸 10% 的地区。

71. 接合区的巴勒斯坦人必须通过检查站才能到达西岸其他地区。反过来，乳制品、肉类和禽蛋等商品进入以及服务提供者进入接合区都受到限制，必须有以色列签发的许可证或以色列当局的口头批准。家人和朋友进入也受到类似的限制，因此社交和宗教活动只能在隔离墙的“西岸一侧”举行。<sup>93</sup>

72. H2 区中心地带与希伯伦市其他地区之间被多个检查站和路障造成物理分隔，巴勒斯坦人仍然只有登记为该地区居民者才被允许进入 H2 区中心和在该地区内通行。<sup>94</sup>

7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近东救济工程处继续报告了西岸发生的与出入有关并对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教育、医疗卫生和救济服务产生负面影响的事件。<sup>95</sup>

---

<sup>89</sup> A/74/468，第 26 段。

<sup>90</sup> A/HRC/44/60，第 78 段。

<sup>91</sup> Palestinian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confiscation of land is the reason for Land Day”.

<sup>92</sup> A/HRC/44/60，第 79 段。

<sup>93</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发表 16 年后”。

<sup>94</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1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17 页。

<sup>95</sup> 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的资料。

## 自然资源获取机会匮乏

74. C 区仍然几乎完全禁止巴勒斯坦政府、生产者和投资者进入，尽管该区拥有最宝贵的自然资源。封锁、特别是对加沙的封锁，限制了巴勒斯坦人获取材料和技术的机会，而这些材料和技术可有利于能源、水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sup>96</sup>

75. 该区域的水资源仍然极其有限，预计随着气候变化导致气温上升，降雨量下降，水资源还将进一步减少。在西岸，据报告，由于以色列完全控制含水层等大部分水资源的分配和取用，严重缺水的问题继续存在。巴勒斯坦人使用的水资源有 77% 以上取自地下。以色列继续阻止巴勒斯坦人从约旦河获得并提取水。<sup>97</sup>

76. 在加沙，从沿海含水层抽取的水中，有 97% 以上不符合世卫组织的水质标准，导致地下水储量枯竭。<sup>98</sup>

77. 由于以色列建造定居点，西岸 43% 以上的土地无法供巴勒斯坦人投入农业用途。此外，由于对土地保有权实行的监管框架，如果农民没有能力将土地用于生产，闲置和(或)未使用的土地可被没收。<sup>99</sup>

78. 2019 年 9 月，以色列当局收紧了准入许可规定，限制了农民获准进入接合区的天数。新规似乎重新界定了农业许可证的目的，修改了与土地所有者有关的许可证制度的全部目的，剥夺了土地所有者自由进出自己土地的权利。<sup>100</sup>

79. 以色列沿加沙周边围栏设置的限制进入区约占加沙农业用地的 35%。<sup>101</sup> 以色列军方鸣枪示警、夷平土地和喷洒除莠剂的行为，阻碍了该地区的农业发展。<sup>102</sup>

80. 由于以色列限制进入加沙沿海海域，4 000 个家庭通过捕鱼维持生计的能力继续受到破坏。<sup>103</sup> 根据《奥斯陆协定》，巴勒斯坦人有权在沿海 20 海里范围内进行捕捞，但在过去 1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事实是捕捞区仅为狭窄的 3 至 6 海里。<sup>104</sup>

81.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开采矿产资源的同时，阻止巴勒斯坦人在当地开采，此外，还阻止巴勒斯坦人开发他们自己的天然气田。据估计，加沙近海巴勒斯坦海域的天然气田蕴藏着 1 万亿立方英尺的优质天然气。2007 年以来，以色列

<sup>96</su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的资料。

<sup>97</sup> Palestinian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Palestinian Water Authority, “Joint press release on the occasion of World Water Day”, 22 March 2021.

<sup>98</sup> 同上。

<sup>99</sup>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提供的资料。

<sup>100</sup> A/75/336, 第 39 段。

<sup>101</sup> A/HRC/44/60, 第 64 段。

<sup>102</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1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 第 33 页。

<sup>103</sup> 同上, 第 15 页。

<sup>104</sup> A/HRC/44/60, 第 63 段。

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此后，要进入这些天然气田并利用其中所蕴藏的数十亿美元价值，就变得难上加难。<sup>105</sup>

####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82. 以色列的政策和做法导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实际上已支离破碎，扼杀了社会经济活动，致使加沙地带和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出现了不同的经济形态。COVID-19 疫情产生的影响破坏了发展前景，导致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毫无疑问，2020 年发生的事件将对巴勒斯坦未来多年的发展轨迹产生负面影响。<sup>106</sup>

83. 约 245 万巴勒斯坦人将需要某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加沙 157 万人，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 88 万人)。其中，150 多万巴勒斯坦人因基本服务获取机会有限而受到影响。<sup>107</sup>

#### 经济状况

84. COVID-19 疫情使得原已十分脆弱的巴勒斯坦经济遭受重创，导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严峻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在经历了三年经济放缓和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之后，2020 年成为巴勒斯坦经济自 2002 年衰退以来最为糟糕的年份之一，财政连年赤字，贫困和失业率居高不下。

85. 以色列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代征的关税、增值税和货物税占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收入的 65%至 75%。<sup>108</sup> 巴以双方在结算收入问题上的财政僵局严重拖累了巴勒斯坦经济。这一财政损失的影响因国际支持水平不断下降和疫情所致资金需求增加而更加严重。

86. 封锁、内部检疫隔离和安全措施、援助短缺、商品和服务需求不足以及流动性紧缩等因素，进一步减缓了加沙的经济活动，抑制了当地生计。2020 年 8 月和 9 月的军事升级，以及定期限制关键物资入境，包括限制捐助者为加沙唯一的发电厂购买的燃料，使得局势难上加难。<sup>109</sup>

87. 在这方面，巴勒斯坦经济活动出现急剧下降，2020 年萎缩 11.5%(西岸 11.3%，加沙地带 12.3%)。<sup>110</sup> 按 2015 年价格计算，与 2019 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的这一下降，加上人口的增加，导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13.7%(西岸 13.4%，加沙地带 14.8%)。<sup>111</sup>

<sup>105</sup> 《以色列占领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代价：未实现的石油和天然气潜力》(联合国出版物，2019 年)，第 18 页。

<sup>106</sup>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向特设联络委员会提交的报告”，2021 年 2 月 23 日，第 4 页。

<sup>107</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1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20 页。

<sup>108</sup>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向特设联络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第 6 页。

<sup>109</sup>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社会经济报告”，2020 年 11 月 10 日，第 9 页。

<sup>110</sup>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数据所做计算的结果。

<sup>111</sup> 同上。



88. 世界银行估计，2021年巴勒斯坦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3.5%，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20年经济急剧萎缩的影响，以及COVID-19疫苗接种工作的不确定性。<sup>112</sup>
89. 受疫情影响，与2019年第二季度相比，按不变价格估算，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9.5%(西岸20.4%，加沙15.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21.6%(西岸22.3%，加沙17.8%)，私人部门消费下降19.8%，资本投资下降37.1%，贸易逆差下降33.2%。<sup>113</sup>
90. 2020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出现反弹，但第四季度再次下降，与2019年第四季度相比下降12.2%(西岸11.8%，加沙14.1%)。<sup>114</sup>
91. 2020年劳动力参与率从2019年的44%降至41%(西岸从46%降至44%，加沙从41%降至35%)，解释了为何2020年同一时期失业率没有大幅上升。在此背景下，2020年失业率从2019年的25%增至26%(西岸为16%，加沙为47%)。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全部就业人员当中，2020年有约14%的人受疫情影响没有在职。<sup>115</sup> 尽管疫情相关限制在第三季度部分放松，但失业率继续攀升，直到第四季度才开始下降。<sup>116</sup>
92. 2020年全年，拥有专科或专科以上学位的青年(19至29岁)失业率最高(54%：女性为69%；男性为39%)。约有一半的工薪雇员(占2020年就业总数的72%)属于非正规就业。
93. 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进行的预测表明，贫困率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稳步上升，2020年达到28.9%，约为140万巴勒斯坦人。<sup>117</sup>
94. 在西岸，在第一波疫情期间，市场交易有限，扰乱了食品价值链。在加沙地带，农民、牧民和渔民缺乏农业投入要素，一直是粮食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sup>118</sup> 需求低迷导致产出价格下降，加上农业生产投入要素价格上涨，促使农民和贸易商限产。<sup>119</sup>

---

<sup>112</sup> 世界银行，“向特设联络委员会提交的经济监测报告”，2021年2月23日，第23段。

<sup>113</sup> 西亚经社会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数据所做计算的结果。

<sup>114</sup> 同上。

<sup>115</sup> Palestinian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Labour Force Survey results 2020”, February 2021.

<sup>116</sup> Palestinian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Labour Force Survey: (October–December 2020) round (Q4/2020), February 2021.

<sup>117</sup> 世界银行，“经济监测报告”，第21段。

<sup>118</sup> Palestine Food Security Sector, “FSS COVID-19 Crisis Sitrep-05”, 19 April 2020.

<sup>119</sup> Palestine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ood Security Bulletin, Issue 22-23 (Winter 2021).

## 粮食安全

95. 加沙共有 140 万巴勒斯坦人粮食不安全，而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另有 56 万人粮食不安全，主要原因是高失业率和贫困。<sup>120</sup> 自 2019 年以来，抵御和应对冲击的能力遭到削弱，导致粮食不安全人口净新增约 30 万。此外，原来被认为属于粮食中度不安全的 21.7 万多人，现已成为粮食严重不安全人口。<sup>121</sup>

9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近东救济工程处发挥关键作用，向 110 多万巴勒斯坦人(大多为加沙的难民)提供了粮食和现金实物援助，确保避免了粮食安全危机。<sup>122</sup>

97. 作为保障基本需求的应对机制，加沙 67%的家庭和西岸 31%的家庭消费质量较差或不太受欢迎的食品，而加沙 57%的家庭和西岸 36%的家庭购买食品。<sup>123</sup>

##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98.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部门长期脆弱，主要原因是以色列限制该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再加上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且巴勒斯坦政府和地方当局也面临各种限制。<sup>124</sup>

99. 据估计，160 多万巴勒斯坦人难以获得充足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2021 年将需要相关人道主义援助。<sup>125</sup>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包括东耶路撒冷)约三分之一的家庭成员可以获得安全管理的水(西岸 66.2%，加沙 4.3%)。<sup>126</sup>

100. 以色列当局阻止 C 区巴勒斯坦社区接入供水和污水网络，也阻止其设置蓄水箱、在机构内安装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设施以及建设流动厕所。拆迁和没收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设施的情况增加，加剧了受影响社区的脆弱状况及其居民所处的强制性环境。<sup>127</sup>

101. 用水渠道方面的限制和沿海含水层的枯竭，使巴勒斯坦人成为世界上缺水最为严重的人口之一，而气候变化更使这种情况雪上加霜。<sup>128</sup> 巴勒斯坦人的人均用水量未达到世卫组织每天 100 升的最低标准。

<sup>120</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1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32-33 页。

<sup>121</sup> 同上，第 21 页。

<sup>122</sup> 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的资料。

<sup>123</sup>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粮食署巴勒斯坦国家简报”，2021 年 1 月，第 2 页。

<sup>124</sup> WASH Cluster-State of Palestine, “The West Bank WASH contingency plan: the West Bank-State of Palestine”, February 2021, p. 4.

<sup>125</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1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37 页。

<sup>126</sup> Palestinian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Palestinian Water Authority, “Joint press release on the occasion of World Water Day”, 22 March 2021.

<sup>127</sup> WASH Cluster-State of Palestine, “The West Bank WASH contingency plan”, pp. 9-10.

<sup>128</sup> 农发基金提供的资料。

102. 巴勒斯坦人必须从以色列自来水公司 Mekorot 买水，因为该公司获准从西岸取水，<sup>129</sup> 并优先向以色列定居点送水。<sup>130</sup>

103. 以色列对 C 区巴勒斯坦社区实行密集监测，导致其无法恢复或发展必要的公共和家庭设施和资产，难以保障满足人道主义需要的基本服务。<sup>131</sup>

104. 水质糟糕，进一步削弱了家庭满足基本卫生需求的能力，而基本卫生对防止 COVID-19 传播至关重要。<sup>132</sup>

105. 在加沙，以色列在对当地实施封锁的过程中，禁止属于“双重用途”的材料进入加沙，导致设备和备件缺乏，大多数水管理和脱盐系统无法运行。被禁材料包括水泥和铁，而这是修复水和环境卫生基础设施所必需的材料。结果，加沙的水基础设施正处于崩溃边缘。此外，在唯一的天然饮用水来源沿海含水层中，有 96% 以上的水被海水和污水污染，不适合人类饮用。<sup>133</sup> 结果，只有 10% 的加沙人能够通过公用网络获得安全饮用水(而 2000 年为 98%)。<sup>134</sup>

106.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每人每天平均分配的家庭用水为 81.9 升(西岸为 85.6 升，加沙为 77.0 升)，与 2019 年相比减少了约 6.0 升。据估计，人均淡水占有量仅为每天 22.4 升。<sup>135</sup>

107. 在获取环境卫生服务方面，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有近 44 万户家庭没有接入任何下水道系统。因此，大约 3 700 户家庭将未经处理的污水排放到邻近的溪流和开放区域，给下游社区造成健康和环境危害。这些家庭中有大约 90% 在西岸。<sup>136</sup>

108. 由于电力短缺和基础设施落后，加沙地带产生并经处理排入地中海的废水质量远远低于国际标准。结果，加沙四分之三以上的海滩受到污染，当地禁止游泳，而处理不当的污水渗漏使得沿海含水层进一步遭受污染。<sup>137</sup>

109. 在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近 29 000 户家庭缺乏适当的固体废弃物收集服务，或位于不受管制的倾弃场附近。这使人们暴露于健康和环境危害之中，包括

---

<sup>129</sup> Palestinian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Palestinian Water Authority, “Joint press release on the occasion of World Water Day”.

<sup>130</sup> WASH Cluster-State of Palestine, “The West Bank WASH contingency plan”, p. 11.

<sup>131</sup> 同上，第 9 页。

<sup>132</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1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37 页。

<sup>133</sup> A/75/199，第 30 段。

<sup>134</sup> A/HRC/44/60，第 68 段。

<sup>135</sup> Palestinian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Palestinian Water Authority, “Joint press release on the occasion of World Water Day”.

<sup>136</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1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38 页。

<sup>137</sup> 同上。

可能因危险的医疗和电子废弃物与普通家庭垃圾混合而受到影响。垃圾堆积还会吸引病媒动物，污染地下水资源和农地。<sup>138</sup>

110. 西岸至少 144 所学校和加沙 34 所学校缺乏足够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设施(主要是厕所、饮水站和洗手站)，无法达到官方标准。西岸的 132 个医疗保健单位和加沙的 140 个医疗保健单位也不达标。这一问题导致现有设施过度拥挤，使得必要的防疫卫生做法难以实施。在这方面，加沙至少有 7 个检疫隔离中心无法获得饮用水，也没有接入污水处理系统。<sup>139</sup>

#### 医疗卫生

111. 生活在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人身处暴力频发和不安全的环境之中，其身心健康和福祉受到影响。过去几年，以色列对加沙回归大游行参与者使用武力，造成大批人员受伤，对医疗卫生系统产生了累积影响。这一问题造成了长期需要和残疾，而占领之下的生活在许多方面处于无法掌控和不可预测的状态，加剧了压力和焦虑情绪。<sup>140</sup>

112. 2020 年 3 月，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出现了首批 COVID-19 确诊病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实施了严格的封锁限制，减缓了病毒的传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于 2020 年 6 月放松了限制。结果，确诊病例数量从 2020 年 8 月的 19 594 例跃升至 2021 年 3 月的 270 878 例，死亡 2 881 例。<sup>141</sup>

113. 尽管感染人数在 2021 年 3 月超过了巴勒斯坦医院的承载能力，而以色列的人均疫苗接种量位居全球第一，但巴勒斯坦人获得 COVID-19 疫苗的机会仍然有限。截至 2021 年 3 月底，300 万成年人中仅 8 687 人完全接种了疫苗，78 379 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以色列已经为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和在以色列工作的 12 万名巴勒斯坦人接种了疫苗。<sup>142</sup>

114. 2021 年 2 月，一些国际人道主义组织表示：巴勒斯坦的医疗卫生体系遭到破坏，缺乏必要的财力或物力，无法独立维持有效的疫情应对措施。加沙的医疗卫生体系尤其处于崩溃边缘。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长达 53 年的军事占领，包

---

<sup>138</sup> 同上。

<sup>139</sup> 同上。

<sup>140</sup> 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料。

<sup>141</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2019 冠状病毒病紧急状况报告，第 28 号”；世界卫生组织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2019 冠状病毒病数据库，可查阅 <https://app.powerbi.com/view?r=eyJrIjojODJlYWMiYTEtNDIxZS00OTFILThkZjktNDAlODY2OGE3NGJkIiwidCI6ImY2MTBjMGJlLWJkMjQtNGIzOS04MTBiLTNkYzI4MGFmYjU5MCI6ImMiOjI0>

<sup>142</sup> Our World in Data, Coronavirus (COVID-19) Vaccinations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country=PSE>.

括以色列施行的土地封禁和加沙地带封锁，切断了这块沿海飞地与西岸之间的联系，凡此种种都导致巴勒斯坦的医疗卫生体系陷入了当前的困境。<sup>143</sup>

115. 早在 COVID-19 疫情暴发之前，医务人员为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离开加沙，这种人才流失就已导致医疗保健系统受损。<sup>144</sup> 加沙有限的卫生保健资源主要用于维持基本但关键的保健服务。基本的孕产妇保健和生殖保健得不到优先重视，相关资金也不充足，增加了病患发病和死亡的风险。封锁、疫情和收入损失等多重压力因素导致人道主义局势进一步恶化，造成严重的心理影响，<sup>145</sup> 约 19.8 万儿童有严重或中度精神健康问题。<sup>146</sup>

116. 歧视性的规划和分区政策导致东耶路撒冷、希伯伦 H2 区和 C 区巴勒斯坦社区不敢建立保健设施。高标准的东耶路撒冷医院与西岸其他地区隔绝，由于延迟和拒绝许可的问题，患者入院面临不确定性和任意限制。<sup>147</sup>

117. 医疗卫生系统脆弱不堪，不得不将患者转至以色列、约旦和埃及。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由于疫情暴发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以色列之间协调中断等各种原因，此类转移一再遭到暂停。<sup>148</sup>

118. 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以色列继续对巴勒斯坦患者、患者陪同人员和卫生工作者强制施行许可证制度。2020 年第四季度，申请加沙许可证的患者当中有 71% 获得批准，27% 的申请人在预约就诊日期之后获得批准，2% 的许可证申请被拒绝。只有 44% 的患者陪同许可证申请获得批准。<sup>149</sup>

119.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针对医疗保健服务的袭击仍在继续。据世卫组织记录，2020 年发生了 59 起此类袭击事件。这些袭击包括阻碍医疗服务的提供，包括 12 起阻碍救护人员接送重伤人员的事件。36 起事件涉及暴力袭击卫生工作者、救护车和保健设施，6 起事件涉及拘留和(或)逮捕卫生工作者、救护人员、患者和患者陪同人员，包括逮捕分发 COVID-19 宣传材料的辅助医务人员。<sup>150</sup>

120. 2020 年 4 月 15 日，以色列安全部队以检测包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所提供为由，突袭并关闭了人口稠密的 Silwan 居民区的一个检测诊所。在确保适当应对疫情蔓延方面出现延误，表明对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社区存在歧视性待遇。<sup>151</sup>

---

<sup>143</sup> Oxfam and others, “Free and equitable access and distribution of COVID-19 vaccine in OPT”, joint letter on vaccine roll-out for Palestinians, 18 February 2021.

<sup>144</sup> 贸发会议提供的资料。

<sup>145</sup> 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提供的资料。

<sup>146</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1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27 页。

<sup>147</sup> 世卫组织提供的资料。

<sup>148</sup> 世界银行，“经济监测报告”，第 9 段。

<sup>149</sup> 西亚经社会根据世卫组织卫生群组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数据所做计算的结果，2020 年 12 月。

<sup>150</sup> 世卫组织提供的资料。

<sup>151</sup> [A/75/199](#)，第 14 段。

## 教育

121. 疫情之前，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教育一直处于危急状态，主要是由于占领相关的政策和做法，包括限制接受教育、袭击学生和教职员工以及破坏教育基础设施。<sup>152</sup> COVID-19 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导致需要教育援助的儿童人数从 2019 年底的 41.6 万人增加到了 2020 年底的 50.4 万人。<sup>153</sup>

122. 疫情暴发之后，学校和大学被迫关闭，巴勒斯坦教育部推出了电子学习门户网站，而大学则独立开发了自己的电子学习门户网站和资源。电子学习的障碍主要包括基础设施薄弱、互联网网络落后、停电事故(特别是在加沙)、学生及其家人对电子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sup>154</sup> 以及加沙缺乏 3G 移动数据服务接入。

123. 此外，学生无法获得在线学习材料和设备，加沙、东耶路撒冷和 C 区的学生尤其面临困难。加沙只有 30% 的家庭拥有电脑。<sup>155</sup> 而让这种情况更加艰难的是，还需要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并为受 COVID-19 疫情影响的学生提供心理社会支持。<sup>156</sup>

124. 2020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组群记录了 119 起教育相关事件，影响约 7 000 名学生，包括向校舍和(或)前往 C 区和 H2 区上学的学生发射催泪弹。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必须长途跋涉且经常需要穿过一两个检查站才能到达学校的儿童。<sup>157</sup>

12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近东救济工程处记录了 6 起实弹、塑料涂层金属子弹、催泪弹或其他武器落入西岸学校的单独事件。其中 1 起事件发生在 Jalazone 难民营地的女子学校，影响了 300 名学生。<sup>158</sup>

### 从性别角度看占领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

126. 长达 54 年的占领和对加沙长达 14 年的封锁产生了真切的性别影响，造成了独特的伤害。社会文化规范和做法加剧了妇女和女童的脆弱性和女性面临的特殊风险和伤害，而 COVID-19 疫情及其随之而来的封锁所产生的多重因素更是加剧了这种处境。<sup>159</sup>

---

<sup>152</sup> 儿基会提供的资料。

<sup>153</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1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34 页。

<sup>154</sup>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巴勒斯坦的 COVID-19 疫情：远程学习将如何帮助学生继续接受教育”，2020 年 4 月 12 日。

<sup>155</sup> Gisha, “Remote learning”, 13 October 2020.

<sup>156</sup> 教科文组织提供的资料。

<sup>157</sup> 儿基会提供的资料。

<sup>158</sup> 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的资料。

<sup>159</sup>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提供的资料。

127. 长期占领给巴勒斯坦妇女和女童造成了普遍的保护危机，再加上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暴力，包括童婚和强迫婚姻、<sup>160</sup> 亲密伴侣暴力、公共领域准入限制、决策权受限以及无法获得基本社会服务，使得情况愈发严峻。<sup>161</sup> 例如，早婚常常是家庭为减少开支采取的应对机制，早婚也是女童辍学的首要原因，其次是担心与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发生事件。<sup>162</sup>

128. COVID-19 疫情加剧了这些保护担忧，因为私人和网络领域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在增加，而获得保护或支持服务的机会仍然有限。<sup>163</sup>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巴勒斯坦当局报告的家庭暴力相关案件有所减少，但民间社会组织证实，在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发生的这类事件有所增加。<sup>164</sup> 这可能是由于防疫封锁方面的出行限制，导致妇女举报虐待的能力受限。<sup>165</sup>

129. 巴勒斯坦妇女和女童遭受以色列安全部队和定居者使用武力和虐待，包括身体、语言和心理暴力和骚扰。<sup>166</sup> 一些案例表明，白天，男子通常不在家，此时，巴勒斯坦妇女受定居者暴力袭击的问题尤其严重。孕妇和新近产妇产会因为此类袭击而遭受额外的伤害或其他后果。<sup>167</sup>

130. 疫情期间，以色列士兵的夜间突袭和逮捕行动仍在继续，给妇女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据报道，由于以色列士兵缺乏卫生规范，妇女在突袭过后花费大量时间给家里消毒，担心家人的健康和 COVID-19 的暴露风险。<sup>168</sup>

131. 疫情期间，妇女就业受到严重影响。这一问题在巴勒斯坦妇女代表性不成比例的农业部门尤其严重。<sup>169</sup> 然而，失业率上升，阻碍了正规和非正规部门残疾妇女满足基本需求的能力，使其受到的影响最大。<sup>170</sup>

---

<sup>160</sup> 人口基金，“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童婚”，2016年11月。

<sup>161</sup> Eileen Kuttub and Brian Heilman, *Understanding Masculinities: Results from the Men and Gender Equality Survey (IMAGES)-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 Palestine* (Institute of Women’s Studies, UN-Women and Promundo, 2017).

<sup>162</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1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35页。

<sup>163</sup> 妇女署提供的资料。

<sup>164</sup> Women’s Centre for Legal Aid and Counselling, “COVID-19 and women’s rights in Palestine”, 2020; Zeudi Liew, *COVID-19 Protection Needs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in the State of Palestine* (UNICEF, 202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危机中的危机：打击 COVID-19 疫情期间的性别暴力”，人道主义公报，2020年3月至5月。

<sup>165</sup> 妇女署提供的资料。

<sup>166</sup> A/75/199，第42段。

<sup>167</sup> A/75/376，第21段。

<sup>168</sup> Women’s Centre for Legal Aid and Counselling, “COVID-19 and women’s rights in Palestine”, p. 18.

<sup>169</sup> 同上，“The culture of impunity: Israel’s ongoing violations against Palestinian women during COVID-19”，May 2020, p. 9.

<sup>170</sup> 妇女署提供的资料。

132. 这场疫情再加上现有的性别规范，增加了妇女和女童面临的照顾病老的要求，平添了家务义务，加重了在家教育儿童的负担。<sup>171</sup> 疫情还加剧了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风险，由于防疫封锁和担心感染，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现在不太可能预约前往例行问诊。<sup>172</sup>

133. 疫情期间，妇女获得救命保健的机会受到以色列政策的负面影响。医疗服务仅限于耶路撒冷人，而且不允许人们通勤前往西岸。<sup>173</sup>

### 三. 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

134. 秘书长再次重申，安全理事会第 497(1981)号决议依然有效。安理会在该决议中决定，以色列将其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机构强加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决定是完全无效的，并且在国际上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135. 将近 50 000 人生活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其中大约一半是生活在 34 个非法定居点的以色列定居者。将近 27 000 名叙利亚人生活在五个村庄，这些村庄约占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领土的 5%。此外，叙利亚民众还面临以色列实施的严重歧视性建筑限制，该限制导致基础设施紧张和过度拥挤。<sup>174</sup>

136.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21/4 号决议重申，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建造和扩大定居点和有关基础设施的行为均为非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实现和平的重大障碍。以色列继续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建立和扩大定居点，相当于以色列将本国平民转移至其占领的领土，这是国际人道法所禁止的行为。

137. 2020 年 6 月 14 日，以色列批准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建造一个新定居点，建成之后，该定居点将能容纳 300 个家庭。以色列媒体早先报道，以色列政府计划今后 30 年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安置 25 万名以色列定居者，计划建造数千个住房单元，以及交通和旅游项目。<sup>175</sup>

138. 以色列继续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对叙利亚人采取歧视性做法，特别是在获得土地和水方面。以色列定居者在获得住房方面享受财政激励，而叙利亚人在取得建筑许可证方面却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以色列新的土地登记制度实施新规，要求提供具体文件证明所有权。大多数叙利亚人拥有旧的所有权文件，这些文件不符合新制度，因而面临无法证明其土地所有权的前景。<sup>176</sup>

---

<sup>171</sup> 人口基金等，“COVID-19 疫情暴发和封锁对巴勒斯坦家庭关系和家庭暴力的影响”，2020 年 6 月，第 6 页。

<sup>172</sup>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1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28 页。

<sup>173</sup> Women's Centre for Legal Aid and Counselling, “The culture of impunity”, p. 2.

<sup>174</sup> A/74/357, 第 71 段。

<sup>175</sup> A/75/199, 第 70 段。

<sup>176</sup> 同上，第 71 段。



139.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报告称，居民受到威胁，如果不接受以色列土地登记办公室颁发的财产文件，其土地将被没收。<sup>177</sup>

140. 一家以色列能源公司将在叙利亚三个村庄的农田上实施一个风力涡轮机项目，正在引发严重关切。据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称，该项目将建在 6 000 德南属于叙利亚居民的农地上。该项目将实际包围叙利亚村庄，限制其扩建能力，并将对项目周围环境和居民健康产生严重不利影响。<sup>178</sup>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还指出，以色列当局逮捕了抗议安装风力涡轮机的人，并对其中一些人采取了法律行动。<sup>179</sup>

141. 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改变学校目前教授的课程，被认为是意图影响年轻学生，使其脱离叙利亚身份认同，强加一种与当地文化不符的新意识形态。这一举动也是为了促进学生融入以色列社会，包括在以色列军队服役。<sup>180</sup>

142. 过去十年，叙利亚市场不能再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购买苹果和其他农产品，导致叙利亚市场丧失，农业就业的重要性一直在下降。然而，大多数家庭保留了小规模农业，通常作为次要活动。据报告，对土地和农业的文化依恋仍然很高。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有五分之一叙利亚公民从事建筑工作。许多人在以色列定居点和以色列境内受雇，有时是季节性雇用。<sup>181</sup>

#### 四. 结论

143.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长期占领，继续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人民的生活条件以及被占领土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占领行为以及以色列政策和做法的负面影响是多层面的，这些日积月累的后果影响到生活在占领下的人民的未来。

144.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目前的社会经济趋势表明，如果现有条件不发生巨大、积极的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以色列施加的限制措施、非法定居点的扩大和其他做法不仅阻碍被占领土的发展，妨碍抗击 COVID-19 疫情的措施，而且还造成人道主义危机，致使不得不将稀缺的国内和国际资源从发展领域转向实施紧急救济。巴勒斯坦的金融危机和巴勒斯坦领土的支离破碎导致其经济碎片化，不得不依赖以色列和外国援助。

145. 此外，COVID-19 疫情及其经济影响加剧了社会经济形势，导致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条件恶化。由于以色列的长期政策和做法，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影响

<sup>177</sup> A/75/328，第 11 段。

<sup>178</sup> A/75/199，第 72 段。

<sup>179</sup> A/75/328，第 16 段。

<sup>180</sup> A/75/199，第 73 段。

<sup>181</sup> 国际劳工局，ILC.109/DG/APP 号文件，第 148 和 149 段。

成倍增加。在疫情之前，巴勒斯坦的医疗卫生系统就已处于崩溃边缘，加沙的问题尤其严重。

146. 加沙遭到封锁，以色列采取其他限制性措施，事态一再升级，捐助者提供的资金减少，这些情况在加沙造成了严重局势，需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

147. 若这一现状持续下去，巴勒斯坦经济的前景十分消极。近东救济工程处面临资金危机，捐助者的援助减少，这一因素也定会导致数十万巴勒斯坦人本已岌岌可危的境况恶化。

148. 以色列继续采取违反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政策和做法。其中一些做法可能被认为具有歧视性，其他做法可能构成对受保护人员的强行迁移或集体惩罚，严重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是国际法所禁止的行为。

149. 必须遵守国际法，确保没有任何一方可以逍遥法外，为生活在该地区的所有人、包括生活在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人保障正义与和平。联合国坚持其长期立场，认为只能通过谈判达成的两国解决方案实现持久、全面和平。秘书长将继续确保联合国努力按照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和国际法，建立一个独立、民主、毗连和有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国，与有安全保障的以色列和平共处，以耶路撒冷为两国首都。

---